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八回 因小事誤傷人命 為驗屍又遇新聞

話說彭公退堂，叫興兒到外面拿了幾件衣服，扮作文雅先生模樣，自己出去，腰中摸出一塊銀子，換了零錢，僱了一匹驢兒，直奔夏店而來。時逢端午節後，正值炎熱的天氣，野外麥苗一色新鮮，天氣清明，綠樹蔭濃。初夏之際，農夫耘田於壟畝之中，行人來往於陽關之上，大半多是為名為利，苦受奔忙。彭公在驢上，望見夏店不遠。忽見前面一伙圍繞，來至近前，見裡面有一個趕腳的人，年約四十以外，身穿舊藍布中衣，破小汗褂，光著腳，足登兩隻舊鞋，臉上污泥不少，短眉圓眼黃鬍子。旁邊站著一人，年在三旬以外，白淨面皮，身穿藍夏布大褂，藍布中衣，白襪青鞋，長眉大眼，口中直嚷說：「你這個東西太不講理。我且問你，我說的明白，你今又賴我，你們這個地方太欺生了。」那穿汗褂之人說：「不必多話，我先打你！」說著掄拳就打。那個人說：「我先不與你動手，你真打我，我也要打你了。」眾人過去問是為什麼？那白臉的少年說：「我住三河縣城內，姓曹名二，在京都後門內北城根開安樂堂雜貨店。因家中有八旬老母，還有一個兄弟，昨日給我捎上一封信，說我母親死了。我急去買了幾件衣服，天已亮了。我出城到了齊化門，僱了一匹驢兒到了通州，連飯都不吃，聞我母一死，母子連心，自己恨不能肋生雙翅，飛到家中。到了夏店，我又僱了一匹驢，我與他說明白的二百文，我就騎上。走了不遠，他說我走得快了，時逢酷暑，天氣太熱，並說他跟不上，他不歇啦，拉住驢叫我下來，我就下來，也沒有閒工夫與他生氣。

我想騎了有一里路，我就給他五十個錢。他非二百錢不成，如不給他，不許我走，因此爭鬥，眾位知道了。」彭公在驢上聽見，下了驢，對趕腳的人說：「你這個趕腳之人，為什麼不知好歹。」那趕腳的不聽別人勸，過去照騎驢的又是一拳。那曹二舉拳相迎，方一舉拳，把那趕腳的立時打死，嚇得曹二面目改色。眾人見是人命，皆往旁邊一閃。少時過來兩個官人說：「誰把他打死的，那一個吧？」看熱鬧之人用手一指說：「他就是。」官人說：「去把鎖子拿來，把曹二鎖上，再作道理。」

少時間來了幾個人，鄉約、地方、保甲等一齊同來，大家說：「去人拿一個筐來，把他罩上，派一個人看守。」少時間又來了些看熱鬧之人。有地方姓孫名亮的說：「小伙計魏保英看守死屍吧，我等先把他送到衙門去報案，人命關天，非同小可！」

言罷，拉著曹二，直奔三河縣去了。

彭公看罷，心中說：「這廝真正該當倒運，一掄拳就把人打死，真奇怪，人之壽限，自有定數。」想罷，轉身進了夏店街。但見人煙稠密，鋪戶甚多，路南路北，各行買賣甚是興隆。

正走之間，見路北有一座酒館，裡面甚是潔淨。彭公進內落座。

跑堂的過來說：「來了，您老人家要什麼吃的？」彭公說：「給我要兩碟菜、兩壺酒吃。」跑堂的下去不多時，酒菜擺上。彭公問堂倌說：「我問你一個人，你可知道嗎？」跑堂的說：「您老人家說吧，有名便知，無名不曉。且先問先生，是哪一個？」

彭公說：「在下問你那糧行經紀左青龍左奎。」小二把舌頭一伸說：「您老人家要說別人不知，要問左奎，可是無人不曉。您老人家貴姓啊？」彭公說：「我姓十，要在此處買些雜糧。」跑堂的說：「要買雜糧，如認識左爺，那就好說。我們這夏店街上糧價，是左大爺定的，不怕值十兩銀子，他說五兩，別人不敢不賣，很少有的脾氣。」彭公說：「我問你，那左青龍是在哪裡住啊？」小二說：「今天不在此，每逢三、六、九集場，他才來啊！」彭公想道：「今天白來，莫若我回去，辦了那人命案，再訪左青龍也不為晚。」想罷，吃了幾杯酒，會了錢，自己回了衙門。

天色已晚，到了後院叩門。家人興兒正在憶念之際，忽聽外面叩門，慌忙出去，開了後門，用燈籠一照，原來是老爺回來了。彭公進了後院門，就把門兒關上，一直到書房內落座。

興兒過來請安，說：「老爺用了飯沒有？」彭公說：「用了。今日有什麼公文案件沒有？」興兒說：「有兩件文書，內中有夏店地方孫亮呈報毆傷人命一案，帶到兇手曹二，係本縣城內人。」

彭公聽說，喝了幾杯茶，吩咐值班的伺候升堂，換了官服，坐了大堂。兩旁燈光照耀如同白晝。彭公吩咐：「帶那夏店地方呈報毆傷人命一案，當堂聽審。」值日頭役人等答應，從下邊將人犯帶上來。那曹二跪下說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曹二給老爺磕頭。」彭公留神細看，那兇手正是方才打架之人，隨問道：「你叫曹二？」曹二答應說：「是。」彭公說：「你為什麼打死人？被害之人是哪裡人氏？你要一一的從實說來。」那曹二照著方才的實情說了一遍。彭公聽了，叫人帶了下去，吩咐看押。

又辦了幾件衙門中的公事，退堂安歇。次日天明，彭公用完了早飯，帶領刑房人等，一同去夏店驗屍。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屍場之中，出一件新聞怪事；三河縣內，添幾件異案奇聞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